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君吳文正公全集

苴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

記

建昌路廟學記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廡之左書學之後皆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戶鱗次近逼廟堦喧穢不靜閣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橫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爲二別啟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

人擢江浙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實爲建昌郡侯治政  
旣優教事尤虔暇日戾學宮目覩心惟將更而新之教  
授方君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  
歸之學俾廟俾學前後通達無碍繚以宮墻相其他不  
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  
如侯之志邦伯荅失帖木兒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  
祀會像于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  
入室以奉廟之前庭迺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  
門之東舊有教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于外距廟之  
前霽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

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甃街道  
通爲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礮石  
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湫隘不稱官有廢  
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  
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爲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向頗  
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城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  
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  
樂器補書板葺齋舍作庠廩教官舊署旣撤學之西南  
有尹周民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  
爲黜屬之長志合謀同贊助其事遂酬其直得尹之居

以居教官周之居以居正錄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爲聽事之所二一以待衆君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坐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于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長之廨舍周圍內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衡端直規模恢廓圻埆炳煥道路平衍偉然壯觀士民驚嘆以爲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以臻是今邦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顏察兒郡屬張賡劉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郭建中嗣教職承侯之令惟謹正錄石良貴岳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楊

大不花董斯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楹也役既畢鄉貢  
進士盱江書院山長蒞公升述郡士之意請紀其蹟雖  
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著于遠邇今爲民父母有治有  
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敝學宮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  
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盱之士繼今群居共游豈曰涉  
躐記誦術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且明經而心之  
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且修行而身之所行能行聖賢  
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賢郡  
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潮州路重修廟學記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聖教之暨于其地也蓋不與中國同然天之生斯民也民之秉是性也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有異哉或謂潮人始未知學自韓文公爲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夫韓未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惡得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于兵憲官牧官繼繼修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按部也廟殿門廡畧具潮人以爲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願更造以民則蔡氏猷石柱三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



緡錢一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于學之右明年僉憲任  
侯仲琛躬率諸官捐俸而命郡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  
不日而成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又明年郡牧王侯  
元恭華之以黜聖之飾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雜喧  
聒逼迫曉喻而徙之地域混并繚以宮墻尊嚴闕仞昔  
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竦立  
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歷五十餘年而始大備董營  
繕者學正劉貢珍教授李復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先聖  
虔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來請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  
制以泮宮爲諸侯之學魯侯修泮宮頌于詩而不書於

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修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頌美之辭歟抑倣春秋紀事之筆歟澄謂他郡之修學常事也潮郡之修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爲東廣諸郡之最中人以下徃徃喜仕於其處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界之泉然靡不毀節敗名安於浴汙泥坐穢園而不悟豈直司牧者忘其所以牧雖或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狗物而喪已滅理而窮欲之夫又焉知崇士學廸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焉司牧有若王侯焉其篤志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丁牧及郡判官事

俱可書也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  
今余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  
凡庸誰不受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豈仕潮之官而無  
一豪傑乎澄嘗攷古驗今密窺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  
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  
其上以轉移其所爲虞芮二君爭田一覩周民之讓畔  
讓路赧然自愧而息爭潮之士果能明經果能修行其  
治心其治身瑩然清徹如秋水之無滓皎然潔白如冬  
雪之不塵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潮之官倘見如此  
之士雖有謬戾亦必頗有慚怍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

戢其縱恣繼今以往余於二三千之外聞潮郡之士  
廉循接踵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如  
今也潮之士其勉哉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爲郡縣而郡太守  
實當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  
使不爲惡教以化之而使爲善也教民必自士學始後  
世教民之道雖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  
由漢以至于今未之有改也崇士學之目不一而尊立  
教之人爲之綱古之建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而春

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吾夫子

萬世儒教之

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服衮冕之服正南  
面之位祀以王禮遂爲定制凡釋奠者必大合樂因古  
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子祀必用樂者倣古也唐  
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國朝旣得天下郡縣儒學  
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學春  
秋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遵而行之南安居江西  
之上游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休然以夫子廟樂未  
備爲惕乃議興樂命教官制禮器於廬陵命學職取磬  
石於真陽篋簾鐘磬琴瑟管簫笙塤祝敵之屬靡不工

且良延至能其事者爲之師而教習焉樂噐之至也躬  
出郊而迎樂事之肄也時入學而視必恭必虔罔或懈  
惰其敦禮樂也所以尊聖師其尊聖師也所以勵士學  
其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爲善政之本斯其無負於  
牧民之寄也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之賦爲民  
害卽日上聞祈除免以蘇民力憫民之心如此其施於  
政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能自爲也教則非侯之所  
可自爲者侯於教之綱知所先矣教之目也如之何今  
之士學無不讀書爲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  
義也逮其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士者民之儀也

而於仁義之道或不能無虧則何望其能表率鄉里薰  
其民而化之爲善也哉侯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  
者講求其意條陳其目以教今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  
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一如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  
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可以美俗士風丕變民風亦  
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藹然爲仁義  
之民而無復有辨爭盜竊之訟至官府則侯之治郡又  
奚翅如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陳  
幼實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命徵予文以記樂之成  
也故予得以盡其言教官廬陵馬某也

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于五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附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峯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誦爲宜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寔宰斯邑建求仁堂於明倫堂北旣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尙志親仁西曰務本好禮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



雲峰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淳祐已酉趙令必瑛又  
市民地拓其境在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尙  
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爲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  
詔旨丁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旣行則雖中人以  
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逮今又將百  
年未有重修者也成都馬祖壽來爲令周視學宮意有  
弗稱亟命學官葺理教諭鄧文奉命唯謹躬率邑士不  
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甍之缺壞者增墻壁之破  
者補之楹柱之欹者正之蓋覆比密朽墁輝炳學計不  
損一毫而王祀之宮群居之室煥然一新旣落其成衆